

永樂大典

卷三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謝用權

用照監生臣叢仲禔

臣徐浩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

九真

坤 坤卦四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子傳陰又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

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未子本義六陰又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又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又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董楷集說宋氏附錄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化周流雖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係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又曰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其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擠抑黜唯恐其不衰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王弼註始於履霜至于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則以初為潛陸德明音義履如字鄭讀履為禮著旅慮反象經不音者皆同
孔穎達正義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
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積者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
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
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
即鹿元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
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
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故大
言註云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為日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故以人事
明之是其義也李鼎祚集解于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
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
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始來也陰氣始動乎三象
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嚴霜於
身責其侯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裁故陰在三象而
顯以履霜也張紫巖讀易雜記初六始之一陰也一陰方生已有冰堅之
漸豈非其勢既順其事必至哉甚矣夫小人之不可用事於內而恃之以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

為心腹也彼其得君子內是將變亂是非以邪害正馴至无疑矣夫人君
不善之心生則不善之言入不善之言入則不善之人至應捷影響不約
而合一氣之所召一聲之所感也有天下者誠能慎其心術之微无使流
入于不善小人何自而投間乘隙以幸其得用乎聖人於坤之初六丁寧
訓告甚嚴且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明堅冰之
禍本自夫所積善不善之間而臣子之為大惡者實由夫君父之心有以
啓而致之於先也不然彼安得而在吾君之左右以養成其惡以竊盜其
柄邪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意夫使知辨之于早者也
都絮易變體義此坤之復也而又辭云爾者蓋霜象陰之始凝冰象陰之
極盛而復之為卦仲冬之月也月令於孟冬則曰水始冰而仲冬則曰冰
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矣然則履霜言坤之初六而堅冰至
者言復之變體也且大為陽水為陰冰霜皆水蓋陰象也自午至戌五
陰而後霜乃凝焉六陰而後水始冰焉然必變體為復而後有堅冰之
象者仲冬之月時為正北水莫盛焉非若西北乾位於五行為金而已且
西北純陰既无陽矣純陰无陽則孰以陰盛為不可哉陽兆而
薄陰矣乃來復於正北一陽方萌五陰猶盛既有陽以別之矣然後知堅

冰之為陰也。然後之本體。主言陽之既來。坤之變體。主言陽之方生。則所謂坤之後者。又為後之始。馬蔡節齋訓解。初六說見乾卦初九下。履霜。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聖冰至。聖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聖冰至戒辭也。馮椅輯註。初六六。編查之動數。蓋探著而得二十四策。以四計之也。餘爻皆八者。則占此爻後。並做此。履霜陰氣始凝之象。履鄭讀為禮非。聖冰至。占陰氣盛。則水凝為冰。曰聖告筮者。以見微知著也。趙汝楙輯。初六履霜。聖冰至。履行也。自後而前之義。亦下之象。聖人明陰陽消長。每於後始等十二卦。明之以陰陽之爻。純比類於二氣之消長也。坤六陰。猶歲之十月。是為繁霜之時。霜為陰凝之始。冰為陰凝之極。聖賢先覺神於著龜。豈有他哉。以理知之。爾十月履霜。聖冰必至。理勢則然。此爻辭確而意驟。有以見聖人防微杜漸之嚴。姑汾適。叟証類指。龜陰根成。處因履霜之漸。一陰初至。未足為害。時則建午。律則數寅。陰氣始萌。譬若履霜。易去聖冰。難制以人事。言之如王莽初事。王鳳詐飾謙敬。積小成大。至於謀逆。文言曰。由辨之不早辯也。丁易東象義。老陰稱六。少陰稱八。四探之策。得二十四。為老陰六也。得三十二。為少陰八也。八不變而六變。六為動爻。易變易也。故陰爻取六言之。六乃陰數之極。霜陰氣始凝也。冰陰氣大凝也。履者初爻在下。象霜者陰象。聖冰至戒辭也。一陰始生。雖為盛夏。而聖人已取履霜。聖冰之象。甚憂陰柔之漸進也。以變象言之。初六動。則變震為足履也。與四相應。六四觀之。建酉之月。白露為霜之象。初六變。則卦體成。復建子之月。冰益壯之候也。震者乾之初爻。亦為寒水。故有聖冰至之象。此爻防陰於初生。恐其由微至著。吳澄纂言。初六初之畫。得六為坤之復。履霜象也。卦之下畫。為地人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者坤土之氣所化。聖冰至象也。自五月一陰生。九月而五陰陰消。陽將盡。則露為霜矣。其時猶有一陽未為純坤也。馴至十月。則六陰為坤。而水凍為冰。至十一月以後。而冰益堅。夫履霜在坤體未成之前。聖冰在坤體既成之後。然初履霜而已。知聖冰之必至。蓋陰盛必至於極。而陽消必至於盡也。有國家者。能知此戒。則其於折姦萌塞禍原。宜早圖之。豈可坐待其盛哉。有象无占。占見象中。吳澄纂言外翼霜。坤初履霜。霜者露之所結。露者土氣所為。自下而上。地上有陽。則坤土之氣為露。能滋養萬物。及九月。五陰陽消。將盡。則露凝為霜。冰。坤初聖冰至。冰者水遇盛陰之氣。而凝其堅如石也。十月始冰。十一月以後。則冰堅矣。坤六畫純陰。為十月之卦。霜凝於坤體將成之時。水堅於坤體既成之後。聖人於

水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三

坤初言陰氣漸長之可畏故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當其未成坤也在上一陽未盡滅已不能敵陰而霜始凝及其既成坤也在下一陽雖已生亦未能勝陰而冰益堅其示戒之意深矣 自天日月至此象之取於天者俞琰集說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數霜陰氣之始凝也坤初而言履霜堅冰至以象小人惡速始雖甚微如霜之在地盛而與君子為敵則如冰之堅固也至謂馴致其道必至於此極也胡一桂附錄纂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通論乾初九爻黃顯于錄 蔡氏曰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堅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 愚謂堅冰陰盛上象胡炳文通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於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消長之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智下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際陽為生為淑為君子陰為殺為惡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羸豕而知踰躅之有孚始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四

也乾六爻皆取龍為象坤之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其血玄黃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董真卿會通知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顯子張氏汝明曰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 李氏舟臣曰初六猶人一步之初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逆速有至堅冰之漸矣 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初六陰始生甚微故象履霜至上六則陰既盛極故象堅冰所引蔡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梁寅參義以類言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陰長而害陽猶霜之至於冰勢之必然也陰生之時陽道方消而陰亦未盛也故未

象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程子傳陰始凝而為

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成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同循也未子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當從之馴順習也卜子夏傳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陰始凝以極於積柔而為堅罪始於小欺以至於累惡而為賊故為上者不可以不辨為下者不可以不慎不早

辨也馴而順之以至於大也則无及已夫陰陽往來等也乾始於潛日之南至而生也陰生於日之轉首至履霜而五陰成而為始何也陽天下之大也陰輔成其內而其體一也萬物化也陽胎於坎而老於乾則凝為霜積而成冰此陰自成形而為賊害之始也非生之始也雖陰盛也而陽潛焉終得其正也故賊且者世皆有之有隨而滅之此其象也故聖人作為戒云陸德明音義始凝魚冰反馴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此依鄭義孔穎達正義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陰始凝也者釋履霜之義言陰氣始凝結而為霜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褚氏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无為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為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於始也要義象在經辭後輔嗣始分附爻下褚云履霜初至三堅冰四至上李鼎祚集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五

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於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於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往成堅冰矣初六始始始為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司馬溫公說初六履霜堅冰至者何初六者陰之始也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陰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謹之其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見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終慎惡於芽杜禍於萌是以身提而國家人寧也蘇軾傳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靜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免陳了齋說霜未凝疑之始也馴未辨也林鍾之氣暑方盛也暑盛而知寒之至君子也張紫巖傳方陰初生而有履霜之戒聖人其知幾矣乎蓋一念之起發之消消流之江河况夫不善之跡已發見於外者哉馴致大惡无難也聖人謹禮內以正身外以正人辯之不早蓋非所患嗚呼君臣之間誠難也用察則近於疑疑心一生何以共事惟夫以禮正身而又以正人不待察察而姦邪无所隱其情矣郭雍解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忘之於小宣王謹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李光讀易詳說履霜者寒之始也堅冰者寒之極也方履霜而有堅冰之象蓋柔順者坤之道人臣之象也且道固貴乎柔順然順而不已則阿諛迎合其始甚微比其終也禍有不可勝言者唐高宗欲立武氏大臣皆力爭長孫无忌褚遂良相繼以死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武氏立而唐之社稷幾熾焉秦二世專任趙高卒有望夷之禍故孔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夫始於順其極至於窮凶極惡而不可制故易之初六首以爲戒也雖然乾坤合體一剛一柔本以相濟以剛健之主而御柔順之臣天下之常理也聖人之意蓋爲後世之慮如此宋漢上傳陰者小人之道也一陰生於午剝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初六之動柔成剛陰始凝也莫之禦焉駸駸然馴致乎盛陰而小人之道極矣故觀其所踐履則一陰始凝知其必至於履霜堅冰也震爲足自下而進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堅冰之象曰所謂見微者也寒露者剝之初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六

六也霜降者剝之六五也剝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剝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剝窮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氣寒氣入之故露爲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於斗建爲亥乾金之氣爲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始卦言之爲五月自剝卦言之爲九月至五陰而霜降自坤卦言之爲十月爲亥至六陰而成冬玄所謂水凝地坼非見不見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禍於甚微之時乎曾種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爲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爲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李衡義海撮要陰之爲道漸至于著以其柔順故也且陰雖柔順終反剛矣蒙辭堅冰二字當爲義大馴狎也楊萬里傳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林東集解純坤六爻亦以始終爲序初與四爲始故初言凝而四言閉二與五爲中故二言利而五言吉三與上爲極

故三言終而上言窮疑而未閉利而未吉終而未窮所以為坤下坤上也履霜之漸陰始疑也龍戰之窮陰極盛也直方黃裳以中正也立於敬義發於事業貴賤之等也含章括囊以危疑也无成有終无咎无譽險易之分也履霜直方蓋言地也含章括囊以人事明之矣黃玄黃則配天而言之也此純坤之終始也乾之六爻皆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其物者陰陽之情也初六之為履霜堅冰至何也曰孟秋之月白露始降君子履之則有警戒之心焉何者知其漸而至於堅冰也至之言極也陰極盛則冰極堅矣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季秋之月白露為霜寒氣總至孟冬則水冰而地凍矣仲冬則水壯而地折矣季冬則水澤腹堅取水而藏之矣是堅冰之至也夫冰者何也霜之凝也霜者何也露之凝也露者何也霧之凝也是皆雲雨之氣而陰凝之也故子曰履霜陰始凝也京房楊雄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已過乎夫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陰氣之至也則凝而為冰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冰也者乾之象也陰盛而疑於陽故白露而成冰北馬而為龍坤之究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初六著履霜之漸而於上六言龍戰之窮防患之意深矣子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之言順也陰之浸長未嘗不順順以致之故至於堅冰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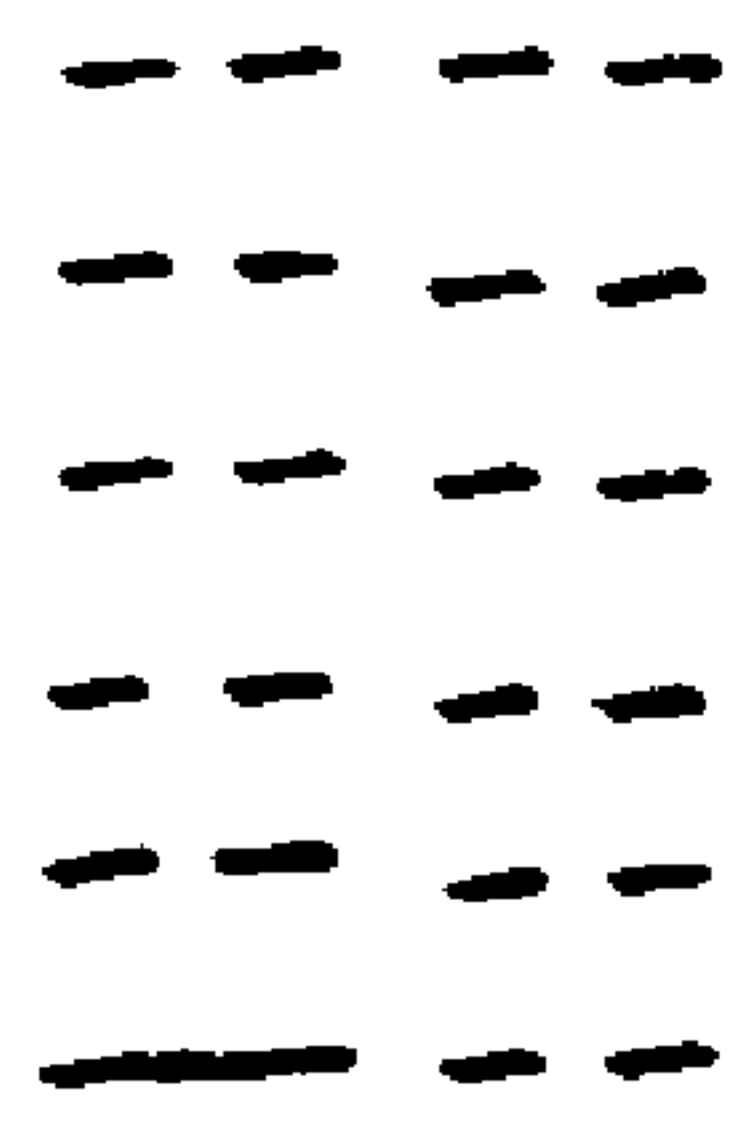
七

而莫之咎也如其不順則辨之早矣故又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上文堅冰二字為衍文楊慈湖傳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焉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阜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務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况於唐虞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為萬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此而已知堅冰之將至故兢兢業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項安世玩辭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為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亦皆无此二字袁說友講義初六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臣聞坤卦六爻皆陰而初六為陰爻之初蓋陰氣之微也如初寒之時有微霜之至作易者因陰氣方萌之始而有防微杜漸之戒以深明天下之事當謹其始以慮其終始之能謹則終无憂矣譬之履踐至微之霜日積一日苟不知戒則自微至著遂成堅冰此蓋馴致必然之理也聖人戒焉故曰履霜堅冰至而象復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辭切其戒深大而為天下國家小而一身之行事

苟微之不能防則如履霜之不戒將必致於滋蔓而難圖固結而不可解是豈一手足所能求哉如堅冰然其去難矣聖人知之雖小不善而不敢為雖一小人而不敢用纖微之累德其去之必速毫髮之微青其改之也必亟以此處已以此治人又焉有馴致堅冰之道哉李謙齋詳解霜降於九月水始冰為十月而坤之初六一陰始生則建午之月也自午至戌亦已遠矣方是時且未知有霜之可履而况於堅冰也哉然陰生於午終於亥自初至上浸長而不已則履霜堅冰有馴致之道焉蓋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也夫陰者小人夷狄之象也古之聖人當君子道長之際而已慮夫小人之竊權當中國強壯之時而已憂夫夷狄之外侮蓋知夫履霜堅冰之義矣嘗觀夫子作春秋其於君且上下之分邪正消長之際夷狄盛衰之別未嘗不謹其始焉故書初獻六羽則知季氏八佾之漸為不可長書季子來歸則知意如逐君之罪為不可訓書會戎于潛則知其楚凌駕上國之變為不可道一事之始防微杜漸常有憂深思遠之意寓乎其中是豈非見履霜而知堅冰之至者哉易示其理春秋紀其事聖人之憂世亦深矣蔡節齋訓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凝結也馴順也居卦之始先動而未知當順乎陽者也順致其始凝之道則必至於堅冰馮椅輯註

初六履霜初六象 陰始凝也霜者陰氣凝結之始履霜下有堅冰二字衍文徐邈本无疑魚冰反結而聚之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明堅冰至之占霜之馴致乃至堅冰馴似俊反徐聲馴狎順也致詣送也馮椅輯傳初六履霜堅冰至 替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發曰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此久下卦震之變也 張舜元曰方夏至之初一陰始生于地下露氣方凝未結為霜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李去非曰乾之初言潛龍而戒之以勿用其愛養微陽之生如比坤之初言履霜而戒之以堅冰至其逆防盛陰之極又如此乾為冰以氣而結坤之形也月之建亥乾之所位人見坤之為冰也豈知其中有乾哉陰之始凝為霜其微易散也馴致堅冰則陰陽難判矣 毛伯玉曰堅冰至者積而至於无君也林慎微曰初之陰有陽在上以止之則无堅冰之事上无陽則有馴而无止至堅冰也孰禦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增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於易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

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所以
 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微矣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而此稱履霜步水
 至何也曰陽主發見故稱潛龍以明其未見也陰主隱伏故稱履霜以彰
 其已至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戒之以堅冰所以憂之也是又聖人扶
 陽抑陰之意 蘭惠卿曰下卦內也坤之時一卜人居內引至朋類終至
 於盡去君子而為剝為坤故聖人於一陰之始生知其遂至於堅冰也故
 曰國之治不治於已治之日國之亂不亂於已亂之時其所以由來者漸也
 楊廷秀曰陽始萌則曰勿用陰始生則曰堅冰至可以知君子之難進
 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所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高
 田疇學易蹊徑 坤之初六 坤之履



坤下 下卦變震震為足足在下而履於陰履
 霜之象 乾為水乾陽伏於五陰之下
 坤上 堅冰之象 一陰生於建午之月陰始
 震下 疑之象 坤十月卦履霜之時從十一
 坤上 月卦堅冰之時自始而坤自坤而後剛
 至其道至水之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說者因淮南子有聖人見霜而知冰之訓
 遂皆以坤爻之履霜是為堅冰之漸以愚觀之殆恐未然夫坤之初六是
 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既非履霜之時又豈可言履霜為堅冰之漸乎春
 秋書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周官凌人十有二月令斬冰
 此皆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霜之隕履霜之時也冰可斬堅冰之時
 也以此論之則履霜之與堅冰亦同時之物此人之所常見而不可以先
 後言者也蓋聖人於陰生之始指示天下之人以陰盛之時曰履霜堅冰
 至矣夫霜之履則陰凝於陸之塗也冰之堅則陰凝於水之塗也水霜屆
 候則水陸之陰皆凝而陰氣之盛為何如耶推原其始蓋自坤之初六基
 之一陰之生則陰已凝矣陰凝而至於履霜至於堅冰是豈驟然而加進
 哉致之至是由玩狎於人之間見而皆不以為異也故曰馴致然聖人釋
 象之辭不謂之氣而謂之道者蓋坤而為震陰變為陽靜而反動是小人
 之所由者也其可不畏之而不戒之耶釋象之終再舉堅冰而履霜二字
 則沒而不言者意謂冰之堅則陰之極也自陰之始凝而至於極則履霜
 在中雖不言可知矣蓋乾之初九天一之數也奇數也故曰潛龍一象也
 坤之初六地二之數也耦數也故曰霜曰冰兩象也雖然陽明陰闇而乾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之初乃曰潛能者是秘其發見之本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也坤之初乃曰履霜者是彰其隱伏之禍也戒之以堅冰所以憂之也卦變為復坤陰履則小人道長矣魏了翁集長廣平游氏曰坤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履霜之戒六曰重陰有天地閉之象又坤初六圖右圖坤初六乾為寒為冰何也曰坤坎之交乎乾也露者坤土之氣也至于九月坤交乎乾白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水寒水也乾交乎坎也乾位在亥坎位在于大雪者十一月之節亥之難大雪也其辭曰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始卦也是時豈唯无冰而露亦未疑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于坤之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乾為金也故霜肅殺而冰堅猛揚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初爻坤之復復建子月之卦也一陽之氣雖復於黃鍾凝陰注寒實從此盛故亥月雖履霜未有冰也丑月則冰堅不待履霜而知矣惟子月微陽初伏於群陰之下而此爻了在純坤之初正陰陽往來交際之時所當扶陽而抑陰故聖人特設為謹微預防之戒設戒而不言吉凶何也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是雖不可以並立而實不能以偏无亦在乎見幾

永樂大典卷三五〇七

十

而審處之爾故文言亦必兼積善積惡而言之或曰復卦辭善之也坤之復則深戒之何哉復成卦則已離乎坤也坤之復三三其貞猶坤也方自此之故必預嚴其戒然知戒於履霜則實所以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吉也是故始可慮也有乾之德則處始也易故安於勿用而有餘從可喜也居坤之初而為復也難故履霜堅冰戒謹之意常若不足也乾坤初爻互生始復上終夫剝乾包三女坤包三男上下相重而六十四卦備陰陽始而終終而始之運茲其所以為易而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朱子發謂震為足自下而進復也此亦以變震言或以乾初九為復復有動意已與潛三初九在乾為潛在坤為復以坤初六為始始當五月寧有霜哉三三一陰生干蓋乾坤月卦乃位畫之常者也又則九六交變故有五之其所當月卦焉 愚曰或問爻辭言履霜堅冰至而小象釋之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何兩致堅冰之戒耶按朱子取魏志作初六履霜又按唐郭氏京舉正云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以今本霜字下堅冰二字重衍合正之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錢融堂曰馴說文馬順也文言亦取順義致即善戰者致人之致其道指初六也初上皆曰其道備善始末所引虞翻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王革史者訓坤

履霜堅冰 晁氏曰徐氏无堅冰二字王昭素以徐氏為然胡先生亦云然 疑馴音訓並見前王荆註趙以夫易通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初為足陰在下履霜之象霜始凝結以漸而積必至堅冰理之常也聖人於乾之初言勿用者恐其為始也於坤之初言堅冰至者憂其不能為復也魏志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徐氏本皆无堅冰二字易核總義魏志韓芝表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舉正今本象曰履霜下多堅冰二字 六老陰也八少陰也少常老變易以變為用故陰爻不用八而用六六居卦下為始建午之月一陰始生斯謂之初初雖未至於冰霜及乎履霜則陰始凝而為冰有消陽之漸正所以寓扶陽抑陰之意夫陰陽天地之道為晝夜為寒暑往來之常聖人亦何容心於抑揚哉蓋易於君子小人未嘗不深致其辨陽者君子之道陰者小人之道小人易進如冰霜有馴致之理宜聖人所以惓惓致戒於其初也趙汝楙輯聞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陰主挾欲陽主渙釋挾則而凝白露為霜凝極則洪流亦冰壯風行水上冰渙而釋渙極則溝澮亦盈溢皆必至之勢也人皆曰露微易凝水深難冰然一夕寒風倏焉冰壯蓋于時獨陰无陽猶坤之純陰也霜之極至于堅冰坤之極至于龍戰聖人以始凝釋霜則已示堅冰

水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十一

之幾徐相直說初陰之方胡以四時論之是五月之爻當盛夏之時一陰方萌於黃鍾之宮若不足慮然履霜堅冰皆自此至象言履霜堅冰皆自此至象言履霜堅冰是何故謂陰氣凝結為霜為冰皆緣自初六馴致其道遂至於堅冰也此聖人言不可不戒謹於初也張應珩解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履霜爻象也堅冰至警辭也六居初陰始凝而為霜凝極則至堅冰矣坤皆變成乾乾為寒為冰故也允占坤之初六以防微杜漸為戒蘇起翁讀易記霜者冰之漸初六陰爻之始也為履霜而有堅冰之理其至以漸故也履霜陰氣始凝結也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馴致即漸至之謂戒其陰之始也小人陰類其初甚微馴致則其禍甚大故能謹其微則不至如堅冰而小人道消矣爻變震為作足履也卦變復子月也履霜堅冰之候也然一陽已生戒其馴致則何慮陰凝水堅乎坤元君位易為萬世之防惟恐君子蕩然君臣名分故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得不早辯於履霜之時乎丁易東象義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此以下釋坤六爻象辭也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魏書作初六履霜陰如凝也或曰馴狎順也如禽獸之馴狎字從馬馬行之順曰馴爻變震以馬取象 按夫子小象傳本

以義言非必取象今此書以象為主尤可以象推者亦不敢違非用其象
蓋先儒已然矣後皆放此云詳魯齋讀易私言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
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
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元上二段鄭錡圖說初六履
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乾體交坤之初六一陰之氣始生于午為夏至月
應在酉其對在于旁通為姤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此段六爻
與象俱於文言後備述之矣此略言其六爻之道也吳澄纂言外翼象曰
履霜堅冰至至堅冰也馴如馬之馴其行徐徐而至馴致釋至謂其至以
漸也俞琰集說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以明三百
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綱也
霜陰之始凝也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久以漸
而積必至于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
禍可勝言哉所喜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无相濟者矣按魏
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
二字審如是則王弼時猶未差誤王弼後始差誤爾 紫陽朱子曰當從
魏志或曰爻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爻傳云至堅冰原其始而言李恕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十二

易訓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初六以陰居下陰始生也聖人即為
之戒曰陰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堅冰至矣 霜者陰之初
凝結者也馴習推而至於陰道之極必至於成堅冰也胡震衍義霜者陰
之始凝堅冰者陰之極也履自其下而言之至要其終而言之也馴之為
言順也坤之初六陰之始生也聖人防其將長而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
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
盛也小象謂馴致其道蓋不防之則習習因循而至於盛也 童溪曰易
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之初九一陽在下而曰潛龍勿用懼其傷也坤
之初六一陰在下而曰履霜堅冰至防其長也懼其傷害之也防其長忌
之也此爻變則為坤之復卦其象陰生於下霜冰之象其占在謹微而防
患張清子集註初六履霜堅冰至至堅冰也楊氏曰霜亦冰也而聖人復
言冰者蓋冰甚於霜也荀子曰水水為之而寒於水 劉壽翁曰坤初六
在始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
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始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節齋曰履象
初霜象六 丘行可曰乾之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之初六小象釋
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為陰陽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 愚謂霜

陰氣始凝也。堅水陰氣已盛也。識者踐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蓋堅冰至者，要其終也。至堅冰者，探其本也。馴字左旁從馬，致字左旁從至，馴致其道者，謂由霜而冰，若馬之順行，有必至之理也。趙珪解初六履霜，堅冰至上，至堅冰也。卦爻第一畫初也。六乃老陰之數，故以名陰。爻初六陰之始，履踐也。霜陰氣之始，凝也。堅冰陰氣盛結而成也。始踐霜，上陰氣漸盛，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凡爻下象曰者，指一爻之象而言。後皆倣此。象云：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謂陰始凝為霜，馴致其道以漸長盛，則至堅冰，不可不戒也。胡炳文通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示兩其道字。其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其體也。董真卿會通郭氏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字。履霜與堅冰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冰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冰者，從四至上。陳應潤又變易，溫初六履霜，堅冰至上，至堅冰也。履踐履也，行之迹也。馴積習也。凝冰之堅也。道猶路也。如假道之道，初六變陽，通卦為履，且乾之六陽剝之已極，變而為坤。坤之初爻陰氣始長，變而為復，雷發地下，不能發聲，時至四陽，其聲始發。一陽之微，安能敵其五陰之盛。前漢律曆志曰：陽氣伏于下，於時為久禮。

水樂大典卷三千五百

記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又曰：天地嚴凝，蓋水堅陰凝之時，乃在一陽之後。說卦曰：乾為寒，為冰，亦坤爻之變。乾之初九變始象曰：陽在下，則陰氣見于上。坤之初六變陽象曰：陰始凝，則陽氣伏于下。霜自九月而降，至十一月而冰始堅，霜之積習于道路，至于堅冰，如小人假道而進，積習于朝，而至于亂國，履霜之戒，人君不可不審之於其初也。自古君子小人何代无之。惟人君知人之明，大臣為賢之公，故邪不可干，正愚不可害。賢堯之時，亦有四凶，惟舜有知人之明，能去之。故元凱得以自安，都俞吁咈皆无疑也。商之時，亦有蜚廉惡來，助紂之暴。武王伐紂，始能去之。漢自王莽謀竊，誦策者五千餘人，群邪並起，東都自周福房植立為南北之黨，而朋黨之釁始萌。至于末年，閹宦之黨充塞朝廷，輒控刑人，君反指正，且為朋黨，縉紳之士為之掃地矣。至唐李林甫楊國忠汲引小人，賊害君子，致有安史之亂。代宗以來，閹宦擅權，朋黨之禍又作矣。宋初端人正士，接武登朝，自王安石為相，變更新法，引用小人，呂惠卿章惇蔡卞之徒，充塞要路，君子為其斥逐，不啻如叛逆之慘。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安石誤矣，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小人得路，豈可去之。若欲去之，必成讎敵。後王安石果為呂惠卿等所擠，宋國由是而亂，履霜之戒，去小人之戒也。齊履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謙本說此卦六爻姤臣與妻事此爻居卦之初霜之始凝猶人之始生堅冰以喻其壯大然不但曰冰而曰堅冰者別于乾且見其元解蒙精蘊大義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先儒曰坤之初六在始為五月卦也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乾初九小象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以陰始凝聖人欲順九六之為陰陽故於乾坤之初言也蒙謂陰雖始生而其勢則漸長故聖人謹於微也易纂鏡氏曰凡屬陰類皆當謹以一身言則天理人欲以國家言則君子小人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婦也所以大言指臣子而言正是此意履在下故取以為陰下之象吳氏曰傳以足履地為履初在地下故取履象或疑初不專言小人方微不可使長下句言陰始凝則上句只合言履霜不合言堅冰按魏志文帝時許芝奏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字出後人妄加明矣朱氏曰剛順狎也若為獸之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聖冰不可不為他日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

不利

程子傳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也由直方大故不習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

十四

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北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爾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朱子本義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元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所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董楷集說程氏附錄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又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憚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坤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元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己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

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處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之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簡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朱氏附錄。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簡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趙與迥道說。朱子語錄。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无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象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

水樂大典卷三十五

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又无許多勞攘。爻淵錄。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呂輝錄。爻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爻淵錄。看書不可將自己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者。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必竟迫切甘節錄。劉砥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无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舉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

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也亦自有得好陳文蔚曰 爻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德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德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元不利是就未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劉砥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主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教以直內

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余大雅註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元不利李問祖疏王弼註象曰初六履霜止不習元不利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做脩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任而鶴反衆經皆同孔穎達正義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做脩營故云不習元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用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 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要義六二居中得位極地之質李鼎祚集解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

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五布陽於四方。不習无不利。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于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遊來也。陰出地上，位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且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任學。為政不方，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司馬溫公說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何六二者於律為南呂，於曆為建酉之月，草木黃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六二何為擅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為坤之主。夫陰陽雖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陽之主也。坤六二陰之主也。地之德其為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之也。君子法之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何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則所受不陷於敗也。義則所適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諸己而无待於外也。君子居則不蹈於敗，動則不爽其宜，施於身而身正，施於國而國治。夫又何習而何不利焉。可以斷者无疑矣。張紫巖讀易雜記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于內，所養博大矣。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

木乘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七

其方可以下法于地，直自敬來，雖開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吁為臣若此，安有欺天賣國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不習无不利，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內外，其設施舉措罔不契合于天人之心矣。何所疑而復習之邪。一為仁，二為義，二大數為敬。都絮易變體義，此坤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此文言直方大，又言地道光，蓋盡地道而為域中之大也。文言稱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君子體坤而盡臣道矣。蓋欽以直內，義以方外，不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則臣之道也。而其變體為師者，以其不習而无不利，故文武兼資而備將相之才，人相出將无自而不可矣。古之六卿居則為六官之長，及其用師則為六軍之將。周公之東征，太公召公之分陝，皆由此道。故坤之六二盡大臣之道，乃變體為師，而爻辭如此。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而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而有言我戰則克者，蓋所謂不習无不利，其與此同義乎。然師之成，卦以用兵為主，而是爻則言盡大臣之道，而行軍用師之法，皆其餘事。故為坤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焉。楊慈湖傳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走，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无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彊本有者矣。俟乎習也。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為而无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无小。大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業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威信之不疑。其為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

永樂大典卷三五〇七

十八

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冰。為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項安世玩辭。直方大。荀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則屬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文言亦止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衍文者。非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同。易中。大字與亨利貞同。為四德。皆附於爻辭之下。別自為句也。不習。姚小彭曰。習。重習也。今從之。夫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類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六六二。當重習之初。故示訓尤急。初六一陰。方生。聖人即慮其習。曰積曰漸。曰順。皆深絕之。六二二陰。淪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習也。正則无私。故直中。則不偏。故方。指私及偏。與陽同德。故大陰不能大大者。陽也。上六習陰。至六。故有无陽之疑。六二不習一陰。故不疑其所行。坤之六。又五。雖得中。猶在可疑之地。惟六二无可疑者。故其道最為明白。自昔臣道之禍。皆成於疑。疑生於暗。方朋類重習之初。不自知其至於疑也。惟明者為能早辨。而不習。故曰地道光也。乾坤二五。乾以

九五為主又坤以六二為主又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又二在地又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全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德乎天德也六五不得其光明之大用而得其德美之盛故曰文在中也又曰美在甘中皆言體而不及於用也未句言發於事業方微及於用猶乾九二但言龍德正中未句言德博而化方微及於用然終不及九五六二爻辭之光大也六三在上下之間兼有體用之微意上與五同功故舍章可貞為有其文下與二同體故或從王事為有其用文雖非在中而亦足以發於事業故曰以時發也用雖非正位之光大而亦能以其智為時用故曰知光大也蔡節齋訓解六二直方大直者發於内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内直外方其德乃大不習无不利不習者自然之謂馮椅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輯註六二直方大坤道中正之象不習无不利占内直外方則大矣不待習而自利也筮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趙汝楨輯闕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大皆地體之象乾之德獨盛於九五乾之正也坤之德獨盛於六二坤之正也直者平直方者不曲撓大者不偏小皆地道之盛備此三德則不待時習而所行皆利象辭兩言利所利者有限爻言无不利得時當位居中處下也姑汾適叟證類指龜六二居中履正在立地之道能盡地道也順天以直應物以義舍私光大和不唱故不習无不利也時則建未律則林鍾以人事言之則殷之仲虺順湯之美以謂直也作語天下是謂義也舍私重任謂人且之道盡矣丁易東象義六二柔順中正中故直正故方合直與方其德大矣不習者坤順自然之象无不利者利亦陰象蓋无亨為陽利貞為陰也又以地勢言之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直也而會于中由東而南由南而西由西而北由北而東方也而環其外舟車所至人迹所通皆地所載大也天圓如丸雖大不可以直方言地之大則以直方而大也以變象言之二動成坎應五亦坎重坎習也以本體言之无重坎之阻故不習无不利此爻為坤之主柔順中正而利者也黃氏日抄直方大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說晦庵止云其德内直外方

而人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其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為坤之師直方象也以卦體則坤之中以入位則地之上故以地取象二居中而變為剛象地之中天氣自下而上故曰直初三兩偶畫象地之方故曰方大不習象也以直計之地之厚上下相去三萬里以方計之地之廣輪東西相去南北相去亦各三萬里直之厚方之廣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比故曰不習習重也言不再有如此大者也无不利占也筮得此爻於事无所不利俞琰集說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又得坤道之中正則无私无曲中則无偏无黨是以執直而不回執方而不移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六二陰小而稱大何也曰從乾也從乾而行則大也習與書大甲篇習與性成之習同不習謂六二中正不與初六不中不正之明相習為不善也擇善而得所從則不疑其所行故无不利胡炳文通說五爻皆取象唯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十

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或曰乾天道也主九五坤地道也主六二直方大地道備矣董真卿會通徐氏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習也小不習吉此言不待重占自无不利以人道言之馮氏倚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許氏曰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夫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梁寅參義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居下之中以一爻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爻至為純粹者故有直方大之三德焉占者有是德則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无是德則雖習亦不利也不習云者謂无計較无觀當其德其利皆自然也然坤賢人之德也其不習而利豈真不習乎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在人言之則真積力久而有得者也故其不習者未始不由於習此爻之辭但以成德者言之爾趙與演經義不習

无不利不假乎人爲之使然自能適夫天理之自然一性之中至理具存焉動靜之間一蔽於物則日用周旋无非人欲之流行矣於天理何有哉君子盡一性之理者非有他爲人僞之習一毫不存順理而行无乎不利至是則心與理一理與心一混然而无間也坤之卦曰云云意或如此蓋嘗論之天下之事習之而後利未有不習而能利者也學而時習學固貴於時習也水滄至習坎坎固不可不習也今而論坤乃曰不習者是何也蓋學可習也而性不可習一習乎性則奪以人僞矣坎可習也而性不可習一習乎性則雜以私情矣坤之君子所以不習者如此焉可加一毫人爲之力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宇泰定虛室生白合之於靜冥之於无念慮之間私欲不能入也。行止之際外物不能惑也。動容周旋與皆中禮安行順適自蹈大方率性之真何有習也情僞不作何有習也猶天施地主而其益无方也。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聲即律心即度也。緩斯來動斯和也。予以建天地之極予以立生民之命予以開文明之治皆自此而克廣之也。何不利之有抑嘗論之乾聖人之事也。坤賢人之事也。苟賢矣又曰不習何也。聖人之性雖自於生知而不可以无學賢人之德雖得於持守而終歸於自然。故九二言學問而六二言不習此聖賢之學之辨也。

必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後爲至矣苟有人爲之累則不足以言德也。易之不習中庸之无聲无臭皆道體自然之極功。故書異而旨同學者不可以異觀。程續經義不習无不利无所勉而能故隨所遇而安天理之自然本不容以僞爲也。坤之六二以至柔之德處至順之位天理之自然有不容不然者夫是以不待乎習熟之勞而自无一毫之不利。然則不知安其所當安而惟欲勉其所未至吾見其人焉而已矣。烏在其爲天理之真實也不習无不利此坤六二爻辭也。而文言復申言之且天理之妙在在充足不爲賢而加多不爲愚而加少不爲衆人而不足不爲君子而有餘故有心窮力索日詔而命朝夕訓誨之勤而情不知其故者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不待教詔之勞而自不能已者於此可以觀天理之純全善端之發見矣。夫父子之間君臣之懿孩提而知愛及長而知敬此其天理之油然而透者固非有所習熟而後知也。而世之或悖于此者豈其性之罪哉抑不能反諸己而已。彼坤之六二居順之正處柔之中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敬義以充之柔順以行之是皆六二之所固有而非外鑠以爲能也是故周旋揖遜升降拱揖可以爲敬矣。而坤則不勉而自中。剝裁剝制辯是與非可以爲義矣。而坤則不思而自得。後焉執焉之謂賢而坤无

執也性焉安焉之謂聖而坤常安也然則何往而非利則亦何往而為利哉嘗觀无妄之卦所以挽人欲而後之於天理之正者也夫不耕則不能獲不畱則不能奮此理也而聖人於六二使之不耕獲不畱奮則利有攸往豈非以耕獲畱奮未免乎勉強修為之力至於不耕獲不畱奮此无妄之所以與天理為一手異時孟子嘗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然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殆孟子之所謂勿忘而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勿正勿助長之旨歟孰謂孟子不言易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傳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

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卜子夏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靜然而待其天氣直也物得宜而遂生方也无不載焉大地道之上居體之中盡地之理无私而生成也承命而化之動无不中何習之有乎故無不利也王弼註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方任其質也互註記深衣篇有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註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孔穎達正義象曰六二之動

水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十三

直以方也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畧例云形躁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所以不做脩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李鼎祚集解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于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張橫渠說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蘇軾傳坤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為直居中而推其直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生方直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陳了齋說天地之元在乾坤坤元之主在六二故曰地道光也光者中正之體中正而動其習也大矣張紫巖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于內所養博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其方可以下法於地直自敬來雖閭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惟直故方惟直方故大呼為且若坤六二又安有欺天失節之事哉事業之大從何疑也且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內外其設施注

措固不悉契天之心矣尚何待於習而後利邪奇之而一耦之而四為
 直方三大數為地道光郭雍解注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
 二盡北馬之道者也盡北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
 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
 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北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
 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
 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
 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
 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
 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
 也李光讀易詳說易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以六居二人且而處陰位位
 之正中者也故无初六馴致之漸六四逼上之嫌可以守道而行志矣夫
 盡道事主既直且方鮮有不蹈禍悔者惟六二以陰柔處下故得任其直
 方引其黨類而朝无忌惡之者唐虞之際皋夔稷禹之徒咸聚之朝廷此
 且道之大也以此事上往无不利矣何疑之有哉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未漢上傳六二中正而動中故直

水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十三

正故方直者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而說卦乾為直坤為方方亦剛
 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動而之五得正
 不習无不利也坎為光光大也易傳曰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
 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自然也
 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曾種易粹言大則直不絞
 方不制故不習而无不利正義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
 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
 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易說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
 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
 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或能使四
 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語解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
 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
 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
 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
 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

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固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爲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爲防微終爲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李衡義海撮要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直方大者正直之道爰從至靜中生之地有靜之理二者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象令君子效此而動自然有法則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其宜胡楊萬里傳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爲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利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林東集解初六下卦之下以陰居剛故曰履霜堅冰以其體非純柔有剛強之漸也六二下卦之中以陰居柔故曰直方大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中也大言其光亨也夫地之生物也直其成形也方其載物也大矣所以然者順故也順生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七

二十四

直直生方直則遂方則廣故直方也者天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謂之順動而不屈謂之直行不踰矩謂之方德合无疆謂之大然而言之六二何也曰六者地之數而君子之德也二者地之位而君子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是則天下之至順而德合乎无疆者也故夫直之與大皆剛健之形容在坤他爻則嫌於疑陽矣惟其至順故配乾稱直從乾稱大而不嫌於疑陽也若夫方圓之體則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曰不習无不利習也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之謂也夫以坤之順其於君子之道固不待習而能矣然而履非其地居非其位則直近乎許方近乎履大近乎專苟不習焉則失恭順之名而得專悞之罪矣故六三則習於含章六四則習於括囊六五則習於黃裳惟六二居中履正上无所疑下无所忌直方以大不勉而中何往而不利哉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六二至柔而係之直方大者以其動言之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謂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斯地道之光矣楊慈湖傳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

名初无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為云云皆
妙為為皆妙象辭以動為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靜處惟得靜
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
其實矣於應酬萬變而未嘗不直方者斯為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修習
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主動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亦
有學焉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者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免頓釋故
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方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
尚須學習習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而忘習斯无不
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无思
无為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
發明坤道之正趙復齋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靜而全動而著易之取象
必於動發之生物通氣直流行者方周遍者大有如是體故有如是用也
項安世玩辭六二之動陰主靜陽主動小象於六二之道以動稱之示不
習陰也坤之所以為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行也苟積陰自厚不從
陽而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
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表說友講義六二直方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十五

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臣聞坤卦地道也臣道也故
六爻以且道言坤之六爻惟六二之爻盡臣道之美蓋居下卦之體於臣
道為順爻處一體之中於位不敢過而又以陰居陰所以盡人臣之道者
全矣於是得以大其直之道夫六二在中位為正故曰直盡臣道為義故
曰方直方之大得於天性之自然不待脩習而用此无不利故象復申言
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臣如此上而事君下而處己无愧於坤之順
承乎天臣道斯有光矣故曰地道光也然則欲為臣盡臣道在乎法坤爻
六二之動而已矣李謙齋詳解二以柔居中既有其德又得其位大臣之
道也大臣之道不患乎无高世之才而患乎无盖天下之氣氣者所以辨
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者也六二之且直而不枉方而不屈大而不
隘其所養亦可知矣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則六二之所謂直方大者也是
氣也得之自然豈待習之而後能哉故曰不習无不利此其所以光顯而
不可及也漢之周勃霍光者號為社稷之臣誅呂安劉擁昭立宣辨大事
立大功於談笑之頃而二子皆不學无術以見識於史嗟乎孰知夫不學
无術尚庶幾不習无不利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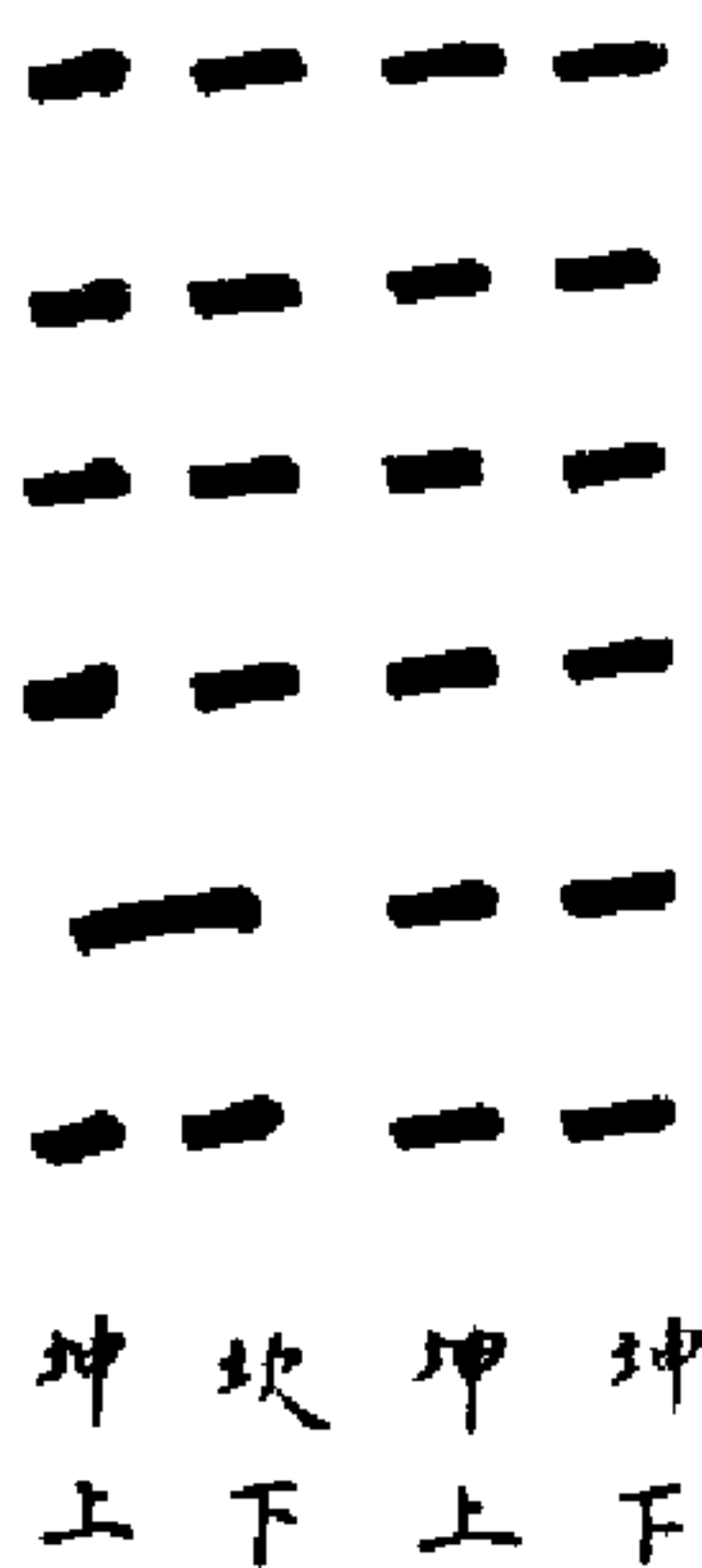
卷三五〇七

居中當位地道之光大者馮椅輯注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方六二之象
 言其直方之德至靜而不可見動乃見之動猶坤至柔而動也剛之動言
 占此爻之動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直方地之道也不習而无不利
 乃為光明乾六爻唯九五應天道之光明坤六爻唯六二應地道之光明
 馮椅輯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贊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
 利地道光也 正義曰得其位極地之質程可久曰四方不易者直也四
 維有所者方也不可以中繩中矩者大也郭子和曰居无不當之位而上
 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允以順道故也張舜元曰地
 道貴乎上承二居地上地道之正也履中居正故全於坤之直方大之德
 也雖居坎位異於坎之待習而後行也 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變
 而順則不習矣此以地道言之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蘭惠卿曰居中履正所以為直陽為仁仁則其德圓陰為義義則其德
 方直而不方與方而不直皆孤也孤則德不大司馬君實曰不孤則大也
 此以人道言之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二與六地道之精純者若六五
 則異矣蘭惠卿曰乾之六爻唯九五為中正坤之六爻唯六二為中正李

永樂大典卷三五〇七

二十六

子思曰居中守正故爻辭以直方形容之直方者中正之別名也文言又
 以敬義形容之敬義者又直方之別名也推本而言六二之德无出乎中
 正 乾之六爻莫盛於五坤之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而坤
 卑各盡其道也然德成於二而發揮於五二卦則同也文王於此故以與
 乾合德者言之直方而大剛健中正之純粹精之配也夫直方則多礙礙
 則必習而後行唯其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也雖然乾坤者聖賢之辨也大
 矣而未化利矣而未至於安聖人論六二之德視乾猶有等也右明文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二 坤之帥



坤下 乾為直坤為方陽為大坤變為坎坎中
 坤上 一陽乾之陽也直方大之象 重坎為
 坎下 習下卦之坎非重險不習之象 陽主
 坤上 於陰萬物資始孕於坎而出於震无不
 利之象 坤為矩直以方之象 坤為
 陰晦六二變則下卦為坎坎為月月明
 於陰地道光之象 震為行震伏巽巽
 為疑震見巽伏不疑所行之象

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動之一字亦聖人論卦變之要者坤至柔而順
 懦而不立則為阿佞為陰賊好違君之惡以六居二為坤之主然六二之
 爻動則下卦為坎坎剛居中其性誠實无一毫私念撓乎其中故能中直
 而外方夫以義理為主而不為私意所汨撓則謂之直直者不曲之名由
 直而行不為事變所移奪則謂之方方者不圓之名中心正直見於行事
 是則行之非則違之此直方之義也孟子識此以為性善荀卿但見其發
 用多剛以為性惡彼豈知直道而行則物不能回然逐物而變者非直方
 之士也夫性之直者發之於外皆方而合義允此者與天為徒无不合理
 此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安得不謂之大哉地不直則不能與天
 相合而成造化且不直則不能與君相契而成治功地之直且之直皆自
 然之理何待乎習之而後能為利耶然以變坎而論之則疑於習矣坎之
 有孚維心身則直方大之德是皆有孚於中者何待習之於外耶不習无
 不利乃天下自然之利可見地道之光如此夫坤六畫皆地而六二獨曰
 地道者蓋以六爻三極之道論之則下二畫為地中二畫為人上二畫為
 天六二正在地之爻以地四之數論之則地之生數盡於六二矣故此爻
 獨曰地卦變為師且能帥師於下大德之臣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二十七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屈而不信私意害之也理義者天下之所共由畔
 而去之无法以開之也私意害之不欽莫大焉无法以開之未有不流於
 不義也直則信之而已方則臣之而已非有加損於其間使知不喪其所
 有不失其所行而已二者克已復禮者也克已復禮則天下莫非吾體此
 其所以大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六二居坤
 下體柔順而中君子存心治身莫宜於此 問坤卦六二不習无不利或
 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如此是此聖人
 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
 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問者
 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
 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說易所以伊
 川云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 問坤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
 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故能得此以為德否
 先生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
 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大如此卦爻有相應有
 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五外何常應初何常應四三

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似此不通先生謂時舉曰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者時舉鄭汝諧翼傳坤陰卦也二陰爻也以六居二以陰居陰也是皆陰柔之極何為以直方大繫之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動惟天下之至柔為能剛惟天下之至晦為能明其體重厚其質柔靜其位中正直方大蓋二得之於所性成之於所養者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者二之發見處也其所性所養自然發見非勉而習之是以无不利得乎大然後有其光有其光斯可以名其大故又曰地道光也趙以夫易通二以柔居陰且道之正釋柔所謂柔順利貞此也至靜而德方坤之本體用之而剛則為直直以方者直自方出由方而直也靜而動動而生陽陽為大故曰直方大背重也不習者不為重坤也地道光者陽明之發見如此於卦為師且之用剛在師為吉无不利者剛中而應二五皆利也彖言亨貞二義又但言亨易後總義禮記深衣直方下无大字鄭厚存古易曰大字疑衍文六爻自履霜至玄黃皆協音象文言皆无此字或曰大字別自為句坤以六二為中正亦猶乾以九五為中正君德備於乾之九五故先言大而後至於聖臣德備於坤之六二故先言直方而後至於大大陽也何以言於坤之六二坤陰物也六二純乎陰也陰極而變故象不言大而言

動惟其動也從陽而大何待於習夫積習溫習皆非自然之義自自然而大故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光亦大之發見如此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二爻坤之師師曰師貞丈人吉彖曰貞正也直方正之義亦大之義也夫天圓地方坤宜方也大生動直乾也六二言直言大何也師貞坎坎之一陽自乾九二而來坤道純於二六二則之師宜直方兼全又得其大者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六二動而之師故直方而大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六二自然順動故極其光顯也凡有光者皆陽也含弘光大亦乃順承天之發見也坎言習六二以順而行之故不待於習也三三二爻是師貞坎 愚曰觀易之法陰虛陽實陰晦陽明聖人皆於爻辭必深致意焉其有得位而曰實曰光不同者卦之材爻之應不相得也如七九五七其膏施未光大九五中行无咎中未光革九五革有位志未光此皆陽類也如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如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朱子曰凡言不富者此皆陰類也由是觀之則彖曰含弘光大六二曰地道光六三曰知光大乃陰中陽柔中剛也趙汝樸輯聞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聖人言六二之動直以方而不及大它卦如此頗多以為省文則不可以為脫簡則大意自屬

未詳爻辭不言動釋辭言動者爻具三德不動則德不顯三德具而地道
光明矣徐相直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直則內不枉方則外不流此
君子處已應物之道猶有待於脩為之功若充直方之德而至於大如孟
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不待脩習自然无所不利故象言六二
之動由於直方此人力之可為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此直方而至於
大人力之所不能為也張應珮解地道之光六二中正也坤德之動直方
且大也占者動有是德則不假脩習所事亦无不利矣蘇起翁讀易記六
二居中守正其於德也為直為方為大天圓地方方者為主而直則所以
為此方也大則所以見此方也萬物資生自然而然无所不利又何待於
習熟耶何為其然也蓋六二坤之主也故以地言勿謂其陰靜一變動成
陽則直方可見而大不必言也陽為大故也故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蓋變則成乾生物皆乾陽為之故專以六二之動言動變也
不習熟而无不利地道至此光明有餘光亦大之發見者爻變陽則二三
四互震震動也故坤以動言其動也要以无不利為主坤主發生動則无
不利又何待習丁易象象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六二卦之主故
以地道光言地言坤而光即所謂含私光大也以動言者雖以爻動取義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字元

但月令言地氣上騰則地道亦有動義地氣雖騰而不失其直方之體者
也許魯齋讀易私言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
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
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
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表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
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鄭錡圖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自
初六柔遇剛而為始至於六二乃二陰之氣行至於未月應在戌其對在
丑旁通為遊小利貞浸而長也此臨之所以至于八月有凶是也未乃周
之八月也止堂先生集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此其言動柰何直方
坤道之用也不動何以見其直方故曰六二之動其曰地道光者光顯也
亦曰地道由是故顯者也澹齋先生集六二直方止地道光也天下有正
性者有正用坤初微而著微可忽也著可懼也聖人切近戒之曰霜水霜
固所以為冰而知霜者有時而忽冰也三位下而亢曰含章曰或從王事
聽而不遂應而能終者也四括其囊否陽之際咎譽皆悔利在結密或不
密焉不咎則譽以乾之陽至是或躍或者疑也而况坤乎謂之多懼且懼
此也五高而偏仰則廢分俯則失機履中而時措之是以元吉文王有庇

永樂大典

卷三五〇七

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凡處危煉之地此其法也六窮而得陰不陰陽不陽矣故此五者有正性未必有正用唯二其為是以五爻皆宗本之辭。摠曰直方大舉其正性而言之也象曰其動也直以方舉正用而言之也蓋直其靜方其動故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夫觀物之凡不遯其源所見皆非其正也觀坤者曰柔順固也然不知厚而載動而剛豈柔順能之必有根極之者直方大是也直則不邪方則不易不邪則正不易則固正固則大而後柔順之施為天下之正用不然直陰幽懦弱使倥倂媚爾宜坤也哉或曰坤體不自立焉乎直不自持焉乎方曰坤非直於坤也直於乾也非方於坤也方於乾也乾作而坤作焉乾止而坤止焉吾知乾而已方其與彼俱作俱止物莫得而過之則安得而不直亦安得而不方不視其或作或止若紛然其繁也而不知其一本於乾則亦何所習而利哉謂之无不利蓋无私意加乎其間動適乎理而物各得其宜也然則地道之光於是乎在是以六三得之能含其章而有有終之譽六四得之能括其囊而無夫身之悔六五得之黃中通理而有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美初昧焉而不吝之積不能以自知上窮焉至於交戈而俱斃然則六二也其不謂坤之正性正用得乎哉吳澄纂言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三十

也六二爻義施於人事之動則如坤道之直以方其大不重習其占无所不利者地道之光顯也俞琰集說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群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為群小所移是以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為幽為暗安得光所以光者從乾陽而動也它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也坤陰之靜固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李恕易訓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二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不習无不利言三德全備則莫之為而為地道自順成而光顯也胡震衍義六為陰爻二為陰位以陰居陰得其正以位居二為得中柔順中正盡坤之美猶理而行无所容偽降殺學薄各得其宜不柔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其直方大三者之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為往而不利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劉氏曰直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德足以配天而地道之體光顯矣方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功足以配地而地道之用光顯矣程氏曰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此爻變則為坤之師卦其象柔順中正得坤道之全有直方之象其占則无不利也張清

子集註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 涑水曰直方大直者言其氣也方者言其形也夫者兼形與氣而言也 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 兼山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 易氏曰光亦大之發也 進齋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愚謂坤地道也主爻在二六二以陰居陰而在地位故卦德之美惟此之盡之生物莫禦是其直也賦形有定是其方也內直外方无物不利是其大也况二柔順中正得坤之體故不絕而直不矩而方无疆而大然坤靜之六二之動者靜中有動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惟剛故直惟剛故方惟剛故大莫之致而致莫之為而為故不習无不利而地道之光自有不容掩者也趙珪解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云地道處下為得正下體之中為得中易道惟中正而已坤卦六二德之最盛者也中則自直正則自方直則能發達方則有定止大則无垠也其德皆自然不待習熟而无所不利也象云地道光蓋六二以直方大之德動而无不利乃地道之光明也胡炳文通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此曰六二之動動字當玩董真卿會通朱子語則坤之六二之動直方曰方是一定不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三十一

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陳應澗又變繼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之形方坤之勢大方大之德坤之道也坤之六二陰中之陰柔中之柔者也安有剛直之義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六二變陽動而剛健二居臣位一陽能攝衆陰如大臣之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能負天下重大之事不費習學自无不利地道之光惟此為盛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為諸爻變動之則但此爻之變通卦為師師主征伐以一時統衆兵在師則當習在坤之德直方大不待習也然則直方大之德何人可以當之如三代之伊傅周召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李寇出將入相无施不可齊履謙不記女方在室男始就傳德性自然之謂直行不過物之謂方識慮充長之謂大德性自然故不待學習能方以大故行无不利皆所以具述其生質之美无不利誰見朱卷通釋中解蒙精蘊大義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 先儒曰六二坤之主也六爻雖二為中正唯中故直唯正故方唯直方故大三者形容地之德也或曰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非六二之本體乎小象何以動言之曰柔而中靜而正論其體則然也及其發用則見得所謂真所謂方處則生物載物之象驗之可知矣故文言曰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大傳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雖曰柔曰靜皆指動處見之繫辭坤作成物而斷之以簡能乃不習无不利之義乾不言所利以其所利之廣大也坤之不習无不利以其本於自然也它卦以有利終不若乾之廣大故以地之生物言之匪離匪琢品彙呈露出於自然其功畢者此地道所以光也以君子言之乃盛德之發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蒙謂德无不具而用无不周非六二之中正其能盡坤道乎梁寅參義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又言直方大而傳止言直方者盖由內直外方而盛大則大者直方之所致爾故但取韻協而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為地道光者蓋德盛之極則光輝外見也黃清之撮要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而順則不習矣易纂疏氏曰本義柔順正固說直字未的當直字就坤上難說恐只說君子之德六二得坤之純而中且正故以君子之德明之動字是夫子著意下此字不動如何見得他直方直自在內非於動莫見如物之受陽氣勾萌於內已而發達於外全无所隱其發達无隱處便是直只好以由中達外到之光與明不同只是宣著之意 吳氏曰地之於物氣至即生无有隱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三

直坤之直也賦形不可移改地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習重也謂重重用工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地道當於動處觀之不動則不可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諸中形諸外自然不可掩此正地道之宣著處故曰地道光也 胡氏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柔順而中正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亦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 吳說之易疑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象曰地道光也諸家皆謂六二居中履正凡事不須脩習自然其道光明不知如何見得光明 道遠公曰坤六二言不習无不利非謂中正而不脩習也乃不習陰而從陽也曰何以明之曰地道為卑為汗為惡為暗為小人以陰而習陰但見卑暗汗惡而為小人而後已初六履霜而至堅冰是也六二居中履正不習陰而從陽所以為道光明曰坤六爻皆當從陽乎曰坤乃且道也子道也真道也子從父且從君妻從夫其道安得而汗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七

三十三